

天下纵横

鬼谷子的局

讲述纵横家、阴阳家、命相家、兵家、道家的祖师爷鬼谷子布局天下的辉煌传奇！
再现百家诸子各展所学、激荡列国、纵横天下、探求乱世治理方案的精彩进程！

3

长篇历史小说

寒川子 著



独立寒川上
春秋任剪裁
万千凡尘事
随心作安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天下纵横


鬼谷子的局

3

长篇历史小说

寒川子 著

 长江出版传媒

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鬼谷子的局：全十卷 / 寒川子著. — 武汉：长江文艺出版社，
2018.7
ISBN 978-7-5702-0475-5

I. ①鬼… II. ①寒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06284号

鬼谷子的局：全十卷

寒川子 著

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 |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总策划 | 金丽红 黎波 安波舜

项目策划 | 寒川图书

版权所有 | 寒川图书

项目统筹 | 赵晨阳

责任编辑 | 张维

装帧设计 | MM末末美书

媒体运营 | 刘峥

助理编辑 | 赵晨阳

内文制作 | 张景莹

责任印制 | 张志杰 王会利

法律顾问 | 张艳萍

版权代理 | 何红

书名题写 | 张兼维

特约编辑 | 公孙无知

封面插图 | 李茂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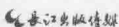
总发行 |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电话 | 010-58678881

传真 | 010-58677346

地址 |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

邮编 | 100028

出版 |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 |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-11楼

邮编 | 430070

印刷 | 天津盛辉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| 680毫米 × 990毫米 1/16

印张 | 194

版次 | 2018年7月第1版

印次 |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

字数 | 2890千字

印数 | 8500

定价 | 498.00元

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10-58678881)
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联系调换)

目 录

CONTENTS

-
- | 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 021 章 | 觅大道孙庞再会 赴周室羸驷续聘 | / 001 |
| 第 022 章 | 天子嫁女风裹雨 秦人逼亲雪加霜 | / 033 |
| 第 023 章 | 苏秦懵懂揭王榜 王后无奈用偏方 | / 061 |
| 第 024 章 | 膳馆苏张醉结义 灵堂父女伤别离 | / 095 |
| 第 025 章 | 回西河张仪葬母 返安邑庞涓救父 | / 125 |
| 第 026 章 | 白虎嗜赌押贤妻 戚光耍奸捕孙庞 | / 163 |
| 第 027 章 | 双雄临难结兄弟 掌囚仗义释恩公 | / 195 |
| 第 028 章 | 云梦山四子求师 鬼谷洞先生拒徒 | / 221 |
| 第 029 章 | 四才子违心修道 小师兄以身言教 | / 259 |
| 第 030 章 | 陈轸使秦谋商君 四子闯关育道心 | / 285 |

第 021 章 | 觅大道孙庞再会 赴周室羸驷续聘

云梦山位于魏、赵、卫交界的朝歌地界，西连王屋山，北接大形山。此处山高林密，人烟本就稀少，自殷商亡后，更是少有人住，因而赵、魏、卫三国谁也不曾在此设官置吏，致使数百里云梦山区成为三不管之地。

孙宾辞别随巢子，经平阳地界径向西走，不消两日，就已来到河口古镇宿胥口。由此渡河就是朝歌地界，再涉过淇水，云梦山也就到了。

云梦山就在前面，孙宾也就不急了，消消停停地穿行在宿胥口的古老街道上。

传闻三百年前，远在周定王时，河水泛滥，就是从这里决口后首次改道，经白马口东行至顿丘，然后北行，汇合漳水，至章武入海。

宿胥口是河水上下百里的最大渡口，也是沟通赵、魏、卫诸地的重要津渡，南来北往的客商甚多，不少人在此经营店铺。因而，自殷商以来，这里就是重镇，最繁华时段常住人口一万多，关税收入更是一大笔财富。此处本属卫国，因受赵、魏两家挤对，卫人已于百年前放弃。卫人撤走后，这里迅速成为赵、魏两国必争之地。魏武侯时，赵、魏在此接连发生三次冲突，双方死伤上万人，直到魏将吴起出马，宿胥口才为魏人所占。

宿胥口每月逢五起集，一月三集，十五为大集，初五、二十五为小集。眼下时过三夏，正是农闲时节，这日又刚好十五，方圆百里都有来赶集的，街道上熙熙攘攘，人声鼎沸，叫卖声、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。

长这么大，孙宾还是第一次来到这般热闹的河埠，完全被古镇的热闹吸引住了，一路走一路张望街道两侧的房舍和店铺。

一处高台上悠然坐着三贼，专业的目光一刻不停地在人流里寻觅。其中一贼注意到身着卫人服饰、木头木脑的孙宾，目光落在他的包袱上，轻轻推下两个伙伴，努嘴。二贼会意，溜下台阶，挤入人群。

前面一段更加拥挤。两个贼挤到孙宾跟前，一左一右将他夹在中间，故意挤挤挨挨，推推搡搡。孙宾毫不在意，依旧东张西望。最先注意到孙宾的那人悄悄跟到孙宾身后，一手麻利地探入孙宾包袱内，摸出钱袋，溜出几步，响亮地打声呼哨。

听到呼哨，二贼离开孙宾。

孙宾浑然不觉。

待到走过这段拥挤的街道，孙宾长长地嘘出一口气，抬眼望去，渡口已在前面。孙宾精神一振，迈开大步走向渡口。

沿河大大小小都是码头，两只渡船刚好离岸。河面上又有一只驶过来，靠上码头。船家是对夫妻，男的朝码头上拴牢缆绳，搭上木板，五六个客人依序上岸。

孙宾走过去，扬手问道：“请问船家，何时开船？”

“呵呵呵，”船家朝他笑道，“人一够就开。货色买齐了？”

“没买啥。”

“啥？”船家惊愕道，“今儿逢五，是大集，一个月才有三次，方圆几十里的人都来赶，货色最齐，你哪能啥也不买呢？”

“我就想渡河！”

“哦，你是要赶路呀，想咋渡哩？”

“咋渡都成，就过这河！”

船家见他着急，瞧一眼他的装扮，猜他是个有钱的主，便眼珠子一转，堆笑道：“我晓得你要过河，是包船，还是搭伙？”

孙宾较少出城，显然没听明白：“咋说哩？”

“要是舍得掏钱，你就包船，像我这船能坐十人，莫说是装货，就是再上来一匹马也没事儿。”

“搭伙呢？”

“搭伙就得等人，像我这船是载十人的，今天逢大集，不到十人一般不开。”

“好哩，我搭伙吧，反正也不急。”

船家打一哈欠：“要是搭伙，你就得多等一会儿。”又仰头看下日头，“这辰光早，集都没赶美呢，来的人多，走的人少。”

“好哩，我在附近转转。”

孙宾折身回到街上，觉得有些饿了，见旁边有家客栈，遂走进去，寻个靠窗的位置坐下，放下包袱，将剑解下搁在案上。

日已错午，不是吃饭辰光。店中只有一个食客，戴着斗笠，坐在角落，背朝门窗，独自闷头喝酒。

伙计小跑过来，躬身笑道：“客官，想吃什么？”

孙宾边说边做手势：“一斤羊肉，两碟小菜，三碗酒！”

“好哩！”

“有烙饼没？”

“有。”

“五只烙饼，带走！”

“好哩。”伙计转身去了。

不多久，伙计端上酒菜。孙宾一是饿了，二是怕错过搭伙的船，便大口饕餮，就菜饮酒。不消多久，三碗酒并下酒菜全部吃完。

孙宾将五个烙饼塞进包袱，看看日头：“结账！”

伙计应一声，拿了一张竹筒过来，摆在孙宾面前，满脸堆笑道：“客官请看，这是您点的酒菜，共是五个布！”

“好咧！”孙宾拿过包袱，伸手进去。

孙宾摸了一会儿，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忙将包袱摆到桌上抖开，里面除去几件随身衣物之外，并无一铜。孙宾震惊，又在身上、袖中急急探摸一通，分文俱无。孙宾傻了，窘在那儿，以手挠头，似乎在想这是怎么回事。

伙计脸上的笑意渐渐僵住。

孙宾怔在那儿，显然拿不出任何钱了。

伙计朝柜台叫道：“主人，您过来一下！”

店主显然意识到什么了，沉着脸走来。

伙计手指孙宾：“主人，又是一个吃白饭的！”

店主照他脸上就是一巴掌：“你个蠢货，狗眼看人低，这位壮士像是吃白饭的吗？瞧人家这身衣冠，还能付不起你这点儿饭钱！”

“在下……”孙宾更窘了，“在下原本有钱来着，包袱里共有三镒金子，早起时还在呢！”

“听到了吗？”店家斜伙计一眼，“三镒金子！你个蠢货，见过三镒金子吗？一镒二十两，三镒就是六十两！六十两啊，不是白银，是金子！”又扭头转向孙宾，语气嘲讽，“嘿嘿嘿，我说壮士，你相貌堂堂，却空有一副躯壳，纵想编谎儿，也得编个大的，三镒金子也太少了，至少也得十镒、百镒才是！”

孙宾手足无措：“在下……在下……在下……”

店家摇头晃脑，拖着长腔：“不要再说在下了，在下是你这样的人说的吗？观你温文尔雅，即使爷见多识广，也差点儿让你蒙了！没钱也罢，阿五，这位壮士共欠多少？”

伙计伸出五根手指：“五布！”

“五布？”店家眼珠儿一转，“壮士，这么着吧，我们做个交易，你不用出钱了，一个布一个响头，只要你磕下五个响头，你我互不相欠！”说着顺手拉过一张矮凳，张开衣襟坐下，做出收头的架势。

孙宾脸色红得像只紫茄子，手指掌柜：“你……你……区区五布，你……欺人……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”店家爆出一声长笑，“区区五布？欺人？爷开饭店，你吃白食，反倒说爷欺人！爷告诉你吧，小伙子，爷在此地开店逾三十年，南来北往各路过客，什么鸟人没有见过？磕吧，磕完一个，你喊一声爷，待爷应过，再磕下一个，否则，磕也白磕！”

孙宾指着桌上的包袱：“这只包袱，连同里面的所有东西，权抵五布，可否？”

店家扫一眼摊在那儿的包袱，冷笑一声：“嘿，当爷是个收破烂的！”

孙宾拿过剑，放在几上：“此剑少说可值一镒金子，权抵五布如何？”

店家脑袋连晃几晃：“爷不稀罕破剑，也不要你的一镒金子，爷只要

五个布！”

孙宾气结：“你……”

店家阴阴一笑：“小伙子，不瞒你说，爷一辈子伺候人，一辈子喊人爷，今几个啥都不想，就想听听这声爷从你嘴里出来是个啥滋味儿！莫说是你这个包袱，莫说是你这柄破剑，纵使你脱光身上所有，爷一件也不稀罕！对付你这吃白饭的，爷只有一招：要么五个布，要么五个响头！”

孙宾窘在那儿，脸上红一阵，白一阵。

店家目光更现不屑，挪一下凳子，姿势又摆几摆，倨傲地坐了。

孙宾正自不知如何是好，“啪”的一声，一块小金饼飞过来，不偏不倚，刚好落在孙宾的几案上，弹一下，蹦落在地面。

店家吃一惊，扭头看去，正好撞上坐在墙角的那位食客的冷冷目光。

那人不是别个，正是庞涓，在宿胥口已住数日了。

“店家，”庞涓的声音从牙缝里挤出，“这块金饼值不值五布？”

店家迭声：“值值值！”

“若是值的话，就折算五布吧，权抵这位壮士的饭钱！”

“哎哟哟，”店家满脸堆笑，“这位爷呀，您可真是好心人哪！”又转对伙计，厉声，“还不快点把这位爷代付的五个布捡起来！”

伙计弯腰去捡。

“慢！”庞涓缓缓站起，踱到金币跟前，拉下斗笠，“店家，这是五个大布，下人的手贱，如何捡得起呢？”

店家吸口长气，看向庞涓，见他满脸恶相，不由得打个哆嗦，连连鞠躬：“爷说得是，在下来捡！在下来捡！”

店家弯腰去捡，手指刚刚摸到金币，庞涓一脚踩上。

庞涓鼻孔里哼出一声，声音冰冷：“尖酸刻薄之人，在下见过不少，似你这般嘴脸，却是第一次遇到！不过是区区五布，你却百般羞辱这位壮士。见到金子，难道就想一拿了之吗？”说完脚底渐渐发力。

“哎哟……哎哟……”店家疼得连声惨叫。

“店家，你哎哟什么呢？”庞涓更用力了。

店家龇牙咧嘴，做出苦笑：“在下……”

“你配说在下吗？”

“不配不配，小人不配！”

“知道不配就好。晓得该做什么吗？”

“晓得，晓得，”店家赔笑道，“小人言语不恭，这就向壮士赔礼道歉！”

庞涓松开脚，店家抽出手指，放在口边连哈几口气，朝孙宾鞠了个躬。

庞涓喝道：“是这样道歉的吗？”

“这位爷，”店家看向他，声音发颤，“您……您要小人如何道歉？”

“你不是一心想那五个响头吗？就那五个头吧，依你方才所说，向这位壮士磕一个，喊一声爷。五个头磕完，今日的事就算两清了，这五块大布也就是你的了！”

在光天化日之下反向“吃白饭”的人磕头，这要传扬出去，小店必定名誉扫地，在这一带甬想混了，损失岂是一块金饼所能垫上的？店家深明其理，强撑在那儿。

庞涓一脚踢翻几案：“店家？”

店家打个哆嗦。

庞涓似笑非笑，骇人的表情令人生畏：“方才听你说你一辈子给人磕头，一辈子叫人爷，这再多磕几个多叫几声就不行了吗？”

店家声音打战：“我磕！我叫！”便走到孙宾跟前，“扑通”跪下。

孙宾觉得有些过了，打圆场道：“这位店家，记住做人厚道就行，这五个头就不必磕了！”说着起身拉他。

庞涓摆手止住：“壮士，你且坐下！今天这个头，他磕也得磕，不磕也得磕！”又转对店家，“听见了吗？你如此糟践这位壮士，壮士却以德报怨，替你讲情！爷看在这位壮士的面上，五个响头，免你四个，剩下一个，你看着办吧！”

店家重重磕在地上：“壮士爷，适才小人有眼无珠，多有得罪，在此赔礼了！”不待孙宾应声，就从地上爬起，将膝盖上的灰土拍打几下，脸阴沉着走向柜台。

伙计跟后溜走，刚走几步，店家扭身，恨恨道：“还不捡起那五个布来！”

伙计一愣，回身捡起金块，小跑步跟上。

恰在此时，厨师从灶房里走出：“主人，没盐了！”

店家接过伙计递过来的金币，顺手摸出两枚铜布，丢给伙计：“打盐去！”

伙计答应一声，跑出门去。

看到伙计出门，庞涓方才转过身来，朝孙宾微微一笑：“这位仁兄，你可以走了！”说着反身回至自己几案，依旧端碗喝酒。

孙宾起身，走过去，朝庞涓深深一揖：“恩兄在上，请受卫人孙宾一拜！”

庞涓放下酒盏，摘下斗笠放到案角，起身还一揖道：“孙兄客气，恩字在下实不敢当！”

孙宾再揖：“恩兄高义，孙宾没齿不忘！请问恩兄……”陡然怔住，惊讶地盯住庞涓。

庞涓略吃一惊，下意识地坐下，将斗笠匆匆戴上，掩住脸。

孙宾轻声问道：“敢问恩兄，可曾当过武卒？”

庞涓眯眼回看，淡淡道：“当过。”

“可曾征过平阳？”

“征过。”

“平阳失陷后，恩兄可曾驱车追过一辆卫车？”

庞涓陡然一怔，移开斗笠，两眼盯住孙宾，昔日平阳攻防战时的情景映入眼帘：

——树林里，一身甲冑的孙宾从树上溜下，从他身前走过。

——平阳街道上，孙宾、孙操纵车冲杀，勇猛无敌。

——孙宾驾车，孙操中箭。

——孙操拔出胸中之箭，孙宾以此箭射杀射箭魏卒。

——孙宾一手抱孙操，一手持枪。

……

庞涓思绪回来，完全放松，笑道：“呵呵呵，没想到会是你，这天地小呢！”

孙宾“扑通”跪地，叩首：“恩兄……”

“这这这……”庞涓拉起他，“孙兄快起！”

孙宾在他对面坐下，拱手：“那日若不是恩兄，在下……”

“车上你抱着的那位将军，叫何名字？”

“是先父，孙操！”

庞涓肃然起敬，黯难道：“孙将军他……”

孙宾泪水流出。

庞涓会意，半是难过半是仰慕道：“你有一个好父亲，他是在下见过的最勇敢的将军！”

孙宾擦下泪，拱手问道：“敢问恩兄尊姓大名，何方人氏？”

庞涓亦拱手道：“不敢称尊，在下姓龙名水，大梁人氏！”略顿，爽朗一笑，“孙兄，在下求你一事！”

“恩兄不可用求，有何吩咐尽管讲来！”

“不要再叫在下恩兄，这个词儿听起来别扭！”

“这……”孙宾有些尴尬，“好吧，在下就叫你龙兄了。”

庞涓倒酒：“孙兄，你我这是第三次见面了，真是有缘人哪，”举碗，“来，就为你我的缘分，干！”

孙宾端碗，纳闷道：“第三次见面？”

庞涓大笑：“哈哈，第一次你不晓得。”

“在哪儿？”

“你带着人马来救平阳，藏在一片树林里。你还爬树瞭望魏军，又从树上溜下！”

孙宾惊愕：“龙兄，你……你怎么晓得？”

“哈哈，”庞涓又是一阵大笑，“因为你就在我的眼皮底下，还差点踩到我的头呢！”

孙宾倒吸一口气：“龙兄在那儿做啥？”

“不做啥。在下喜欢打仗，也喜欢看打仗，看够了魏卒，当然也想看看你们卫卒喽！”

“龙兄是……斥候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孙宾一脸不解道：“可你是魏卒呀！”

“那时还不是，只是好奇而已。”

“你……没有告密吗？”

“告了，可裴英不信不说，还把在下绑起来。结果你是晓得的，他吃亏了。他放掉我，感谢我，送我钱，我不要，他问我有何欲求，我就穿上武卒的甲胄了！”

“可……”孙宾又问，“在下仍有一惑，你我素不相识，又是战场对手，龙兄为何要放走在下？”

“呵呵呵，不为什么，你们父子皆是勇士，仅此而已！”

孙宾举碗：“在下代先父敬龙兄大义！”

伙计走至小木桥边，看到告示墙前围着一大群人在观看。时至晌午，店中生意正值清淡，伙计也不想着急回去看庞涓的脸色，干脆捱身过去。

伙计走到近处，见墙上挂着一长排木板，板上是清一色的官府告示，几乎全是拿人的。伙计的目光由第一块板看起，一直看到最后一块。

伙计的目光盯住最后一块，上面赫然画着庞涓的头像。许是时间久了，画像略有模糊，但轮廓看得分明。

伙计心中一紧，拉住一个正在新告示前看得津津有味的中年人：“先生，您看下这个，这人叫啥？犯的是啥罪？”

中年人应道：“老告示，早就看过了，此人是个凶徒，姓庞名涓，在上大夫府中行劫，连杀多人，是司徒府追缉的在逃钦犯，谁若举报，上大夫府悬赏五镒黄金！”

“五镒黄金？”伙计眼睛睁大，“您再看看，甬看错了！”

中年人瞪他一眼：“这么大的字，还能看错？白丁！”

伙计满怀歉意地朝他打个拱，离开告示墙。走着走着，伙计眼前浮出店中庞涓踩住主人时的一脸凶相，自语道：“难怪此人躲到角落里吃饭，还一直戴着斗笠，原来是个凶徒……五镒金子？天哪，五镒！一镒二十两，五镒就是一百两，不知够置多少个店铺哩！”

想到这儿，伙计顾不上买盐了，拔腿就朝官府里跑。

跑有两百多步，伙计的步子突然放慢，心道：“我这儿报官了，主人会咋想？万一认错，赏金拿不到不说，主人也必不容我，我这……岂不是鸡飞蛋打？三年徒工也白干了！不可，还是回去告诉主人，让他来断！”

于是掉转头，又朝客栈飞奔。

伙计一头大汗地进到店里。

店家见他两手空空，脸一沉：“盐呢？”

伙计小喘几下，瞄一眼厅中仍在对饮的庞涓与孙宾，轻嘘一声，拖他走到里屋，附耳低言。

店家震惊，走到厅里，盯住庞涓的背影看一会儿，嘴角撇出一丝冷笑，招伙计过来，低语几句，恶狠狠地甩下袖子，大踏步出去。

看告示的人不多了。店家走到最后一块告示牌前，两眼盯住画像，认定是庞涓无疑，遂摘下牌子，飞步走向官衙。

客栈里，庞涓、孙宾喝完坛中老酒，各自起身。庞涓拿起斗笠戴上，眼睛看着正在打包的孙宾，声音却冲柜台：“伙计，结账！”

见二人要走，伙计急了，支吾道：“这……主人出去了！”

庞涓剜他一眼：“让你算账，与那厮何干？”

“这就算，这就算！”伙计从柜上拿过一块竹筒，看着上面的符号，又拿过算盘，慢腾腾地拨打一会儿，“一共八个布！”

庞涓正要付钱，一阵脚步声急，店家领着二十来个持械役卒堵住店门。

店家手指庞涓，对为首的军尉说道：“官爷，就是那个戴斗笠的！”

军尉手中提着告示板，指向庞涓，厉声道：“你，取下斗笠！”

庞涓冷冷地斜他一眼，回过头，继续观看孙宾打点包袱。

军尉被激怒了，剑一指：“拿下此人！”

庞涓将手缓缓按在剑柄上，目光鄙夷地扫向众卒。

见他已有戒备，众卒各自拿了兵器，小心翼翼地逼过来。

距离几步时，众卒见庞涓虽未拔剑，但面目凶狠，便住步不前。

孙宾震惊：“龙兄，这是……”

未待他说完，众军卒已经散开，围成一个扇形，几个持长枪的走在前面。

庞涓嘴角撇出一笑，“嗖”地抽出宝剑，朝孙宾拱手道：“孙兄，不关你的事！”

孙宾无暇多想，将包袱挂在肩上，拔剑在手，与庞涓背依背，低声道：“冲出去！”

庞涓将宝剑连摆几摆，大吼一声，气势如虹，声如响雷。

众卒似乎被这声大吼吓坏了，退后一步。

趁他们退后的刹那，庞涓冲向最前面的兵卒。那人举枪刺来，庞涓以剑拨开枪头，另一手握住枪身，猛地一拉，顺势欺上，一剑刺入他的胸脯。

庞涓的几个动作一气呵成，奇快无比，出手就是一条人命，众军卒不曾见过这般凶徒，无不面如土色，纷纷避让。

店家吓呆了，躲在军尉后面。

庞涓挺起手中枪冲向军尉。军尉持枪迎战，身体本能地闪到一侧，使店家暴露在庞涓跟前。

店家吓傻了，正欲逃避，庞涓已到跟前，一剑劈来。店家拿手去挡，惨叫一声，手落于地。庞涓踩倒店家，照其后心就是一剑。

众军卒见他眨眼间连杀二人，无不惊惧。趁众军卒踌躇期间，孙宾仗剑跟上。二人并肩冲到大街上。

军尉与众卒也追出来，将二人远远围定。过路的赶集人见发生械斗，纷纷避让。孙、庞联手，背对背，左劈右刺，众军卒根本无法靠近。

相较平阳与魏武卒之战，这些专门对付百姓的捕卒不值一击。但孙宾并无杀心，左抵右挡，连断对方数支枪头。

见枪头被削，持枪军卒皆是震惊，纷纷弃枪拔剑，避在后面。

庞涓杀得兴起，舞起长枪，将众卒逼得四处躲闪。

孙宾低声道：“龙兄，冲出去吧！”

“好哩！右侧！”庞涓大声叫道。

不待庞涓杀到，右边几个军卒急忙避到街边，让出通道。庞涓、孙宾冲出去，径奔一条小巷。众卒无人敢追，呆在原地面面相觑。

见闹出人命，围观者多起来，纷纷交头接耳，显然是在嘲弄这些军卒。

军尉面上挂不住了，转对众卒，怒喝：“追呀！”说罢，挺枪率先冲上。

众卒跟后，个个叫得响亮，但没有谁真敢逼近。

孙、庞二人拐进一条小巷。

庞涓以枪撑地，纵身跃上墙头，冲孙宾叫道：“孙兄，上来！”伸给他枪杆。

孙宾拉住上墙，二人再上房顶，沿屋顶转入另一条巷子，大踏步而去。军尉转进空巷，装腔作势地咋呼一阵，返回复命，善后。

孙、庞二人出得古镇，钻入一片林中。

走到一块空地，庞涓住脚，拱手道：“孙兄，请借剑一看！”

孙宾解下佩剑，双手递给庞涓。

庞涓接过，抽出，验看，叹服道：“孙兄好功夫啊！”

“龙兄过誉了。”孙宾拱手，“方才一战，龙兄功夫远超在下，宾实敬服！”

“不不不，”庞涓连连摇头，“该敬服的是在下。以剑断枪而剑丝毫无损，孙兄腕力了得，在下不及！”

“惭愧惭愧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非在下腕力了得，实乃剑好！”

庞涓细审那剑，果非凡品，咂舌道：“啧啧，果是好剑！敢问孙兄，此剑何来？”

“祖上所传。”

“孙兄的祖上是……”

孙宾略作迟疑：“祖上是祖上，不足挂齿。”

庞涓先是一怔，既而想到自己亦是隐姓埋名，便识趣地点头：“好好好，孙兄不愿讲，在下也就不问了。”又从身上摸出两枚金饼，递过去，“孙兄拿上这个，在下告辞！”

“这……”孙宾推托，“如何使得？”

“呵呵呵呵，如何使不得呢？钱这玩意儿就如一泡狗屎，可出门在外，没有这泡狗屎还真不行！”庞涓将金饼塞进孙宾衣襟里。

孙宾大为感动：“龙兄……”

“聚散是缘，你我就此作别，孙兄保重！”庞涓拱手作别。

孙宾拱手还礼：“敢问龙兄欲往何处？”

“这……孙兄还有何事？”

“在下倒是无事，只是……在下在想，龙兄可有麻烦在身？”

“唉，”庞涓叹喟道，“孙兄既已看出，在下就不隐瞒了。其实在下并不姓龙，也非大梁人氏。在下姓庞名涓，家住安邑，与那奸贼陈轸结了冤家！”

“奸贼陈轸？”孙宾愕然，“庞兄所说，可是魏国上大夫陈轸？”

庞涓咬牙切齿道：“正是此贼！”

“庞兄缘何与他结作冤家？”

“说来话长，”庞涓一吐为快，“此贼阿谀逢迎，嫉贤妒能，陷害忠良，使我大魏终有河西之辱，堪称魏国大奸。此为国事，暂且不说。几个月前，此贼勾结秦人公孙鞅，蛊惑君上称王。家父曾为大周缝人，司制王服，此贼听闻，使人寻上门来。家父以不合王制为由，拒不从命。此贼恼羞成怒，囚禁在下，以在下性命为要挟，强逼家父缝制王服。在下去救家父，此贼暗设埋伏，加害在下。幸有好友罗文舍身相救，在下方才逃过一劫！此贼不甘罢休，将在下诬为杀人凶犯，令官府四处缉拿，欲除后患！在下逃往大梁，隐身军中，本欲建功立业，斩除此贼，这却……”

孙宾打断他，面现愧疚之色：“庞兄离开魏营，是因为我父子吗？”

“非也。魏卒陷城后，奸抢杀戮，老少不赦，在下看不顺，方才追兄而出，借故离营！”

孙宾油然而生敬意，拱手道：“庞兄大义，宾实敬服！敢问庞兄欲往何处？”

“在下有位叔父，名唤庞青，住在大梁，以箍桶为生，在下往投大梁，正寻叔父时，起了战事。在下投入战事，邂逅孙兄后，再返大梁，打听到叔父的邻居，从他口中得知叔父十多年前就到宿胥口了。在下来到宿胥口，寻问几日，说是他又到赵地邯郸去了。在下本想由此渡河，往投赵国邯郸，不想再遇孙兄。”

“如此说来，庞兄是要投奔邯郸去？”

“不了。”庞涓断然说道，“方才在下在想，似此一路逃命，终究不是长法！再说，家父仍在奸贼手中，生死未卜。于国于家，于忠于孝，在下都得赶回安邑！奸贼不除，魏祸不已。在下这次想回去，与陈轸那厮见